

董作賓先生全集

編 乙

第 五 冊

董作賓著

藝文印書館印行

董作賓先生全集

編 乙

冊 五 第

著 賓 作 董

藝文印書館印行

平廬文存補遺目次

一、量天尺·····	一
二、殷曆譜的自我檢討·····	一〇
三、中國古曆與世界古曆·····	三三
四、關於「中國年曆總譜」·····	四九
五、中韓學界交驩的經過·····	五九
六、殷代「文例」分「常例」「特例」二種說·····	七五
七、東畫與澶·····	八三
八、殷虛文字中之「人猿圖」·····	八九
九、說筭·····	九二
十、殷虛卜辭按語·····	九七
十一、皇帝可以沒有頭的麼·····	一〇〇
十二、被棄了的嬰孩·····	一〇四
十三、周文王、武王·····	一〇七
十四、周公·····	一二〇

十五、召公·····	一二五
十六、偉大的古代崖壁繪畫·····	一三〇
十七、羅雪堂先生傳略·····	一三三
十八、汪怡先生傳略·····	一三六
十九、跋鼎堂贈絕句·····	一三八
二十、大陸雜誌發刊辭·····	一三九
二十一、大陸雜誌特刊獻詞·····	一四一
二十二、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略史·····	一四三
二十三、中國文字與國際問題·····	一五七

平廬文存補遺

量天尺

這次講論的問題，剛才主席所說的差不多全談到了。今天可以說我只是要把個人研究上古史的信心，向大家作一個報告，希望大家多多指教而已。

一

「量天尺」，是現在天文學上重要而且精密的一種儀器，美國人高·弗黎氏（God Frey）在西曆一七三〇年所創作的。英文名字是“Sextant”，本來是測量「空間」的儀器，我現在借來用以測量「時間」。可以說這不過是「借題發揮」而已，並不是講原來的量天尺儀器。所以在此必須先加以聲明，下一個定義。這裏所謂「量天尺」，乃是一個理想的尺子，所以「量」就是「度量」，「天」就是昨天、今天，我們口頭所講「一日」就是一天的「天」。這一條尺子，可以從遠古，一直一天一天的量下來，直到今「天」，以至於未來無窮的「天」。

我本人有一個信念，就是相信「量天尺」是非常準確的，是一條天文科學的工具，也是一件法寶，要用它量歷史上的日子，

是非常準確的。這一條尺子，就是我國遠古聖賢自己所創造的「干支紀日」，六十天一尺的短尺子，這條短尺子，可以搖身一變，變成一條無窮長的長尺子，就得借用了「儒略周日」。把周日的數字，作為「干支紀日」的編號。這樣，我們的「干支」，每一個甲子，都有了一個固定的號碼，於是，不但可以證明「干支紀日」，幾千年以來，是獨立的，不差誤、不重疊、不間斷，又非常準確。同時也可以借「儒略周日」的長尺子，計算長的距離，以證明古代的曆法同天象標準，這真是再好也沒有的科學工具了。

「儒略周日」，乃是十六世紀時，法國紀年學家史迦利日（*Josephus Justus Scaliger*）所造，名為「儒略周」。史氏的方法，用太陽周二十八年，章法十九年，律會十五年，三數相乘，得七九八〇年為一總周。據史氏上推，西曆紀元前四七一三年，儒略法之一月一日為總周之元。凡某日午正，上距元日午正之積日，即謂之儒略周日。它的第一年元月一日為〇日，相當於「干支紀日」的癸丑日，元月二日為一日，相當於甲寅。我們現在借來作為我國干支的號碼，每一號碼的日子，每日的起訖，從我們的歷史。譬如周代以來，我們「干支」每日的開始，從夜半起，「周日」的開始，也自夜半起，不再照天文家所用，從正午起了。總周也有紀年之法，以西元前四七一三年，為「儒略周年」第一年，以次向下推算，到今年是六六七二年，以下至西元三二六七年，就滿了總周的七九八〇年，還有一三〇八年。

我們現在所稱的「量天尺」，就是以「干支紀日」六十天一尺的短尺子為主，以借來的「儒略周日」長尺子為輔，於是「干支紀日」也變成了一條長尺子了。這兩條尺子合併了之後，有一個特點，就是它的單位對照，很巧的是「一甲十癸」。對照周日與干支，周日的單位數字是一，干支必為甲日，二為乙日，三為丙，四為丁，五為戊，以至〇為癸。這是最輕而易舉的對照方法了。另一個對照方法，則須將干支自甲寅起，甲寅為1，乙卯為2，丙辰為3，丁巳為4，以次排之，第一行止於癸亥為10，第二行自甲子起為11，第三行甲戌起為21，四行甲申起為31，五行甲午起為41，六行甲辰起為51，止於癸丑60，為0。如此作一表，而就所求之儒略周日，以60除之，餘數不足60者謂之「小餘」。如小餘1，則此日相當於甲寅，小餘0，則

等於癸丑。例如大陸雜誌社本年贈送讀者的月曆，一月一日爲「二四三六五七〇」，以六十除之，小餘三十，檢對照表，30爲癸未，正相符合。

干支紀日，從甲子到癸亥，二十二字，它們的最初配合使用當與造字時代相同，今已不可詳考。關於實用，可考者爲古文尚書伊訓篇，「太甲元年，十有二月乙丑朔」。見於漢書律歷志經所引。據我的考定，這是西元前一七三八年殷正的十二月乙丑朔，儒略周日是「一〇八六九七二」，從這個乙丑，算到今年的一月一日癸未，如上所舉是「二四三六五七〇」，用此長尺，可以知道干支紀日的短尺，已用了二萬二千四百九十三尺有餘，也就是經過了一百三十四萬九千五百九十九日，經過了三千六百九十五年。這一百三十多萬天以來，用干支紀日，是一條絕對獨立的尺子，不間斷、不重疊、不錯亂、而在歷史上有憑有據，用得如此長久的「紀日方法」，試問現在全世界任何國家，任何民族的文化，有可以比得上的嗎？

「干支紀日」可以說是我們中國文化的一件瑰寶，可惜的是從民國以來，採用了格列高里曆作爲國曆，把我們的舊曆廢除了，不但廢去了太陰月，同時也廢了「干支紀日」。報紙上、月份牌上、日曆上，都沒有「甲子」了。僅僅我們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編的「天文年曆」還有甲子乙丑等「干支紀日」的存在。手頭的一本民國十九年「天文年曆」，太陽表第三欄即是「干支」，可見一月一日爲辛亥，儒略周日爲「二四二五九七八」。近數年來，內政部、教育部編印的「國民曆」，早已附上「干支紀日」了，氣象局出版的天文日曆，附列舊曆，也加入「干支紀日」。秋間我在香港買了一冊題爲紫金山天文臺編的一九五八年「天文年曆」，很清楚的，其中「日曆」部分，不列「干支紀日」了，鐵幕裏積極的毀滅中國傳統文化，這也是實例之一。他們在「日曆表」(三八九葉)也說到「干支紀日」，說「我國夏曆中，有一種非常重要的元素，就是干支紀日法。干支紀日，是以60爲一周期，周而復始，沒有間斷，也沒有奇零。所以推算曆法的人們，都以干支爲不變的尺度。考古家也借干支來定古代月日真正相隔的日數。更重要的是這干支紀日方法，不獨爲曆家推算的工具，而實際使用，已經有了數千年。甲骨文字，都以干支紀日，可見我國最古的紀日法，即爲干支。順序到後來，有否間斷或錯亂，尙待考證，不過自春秋以來，已可證明它沒有間斷

或錯亂，可以說是世界上最長久的紀日法」。這本「天文年歷」的編者，似乎也知道「干支紀日」的重要，但是他不了解殷商時代的信史，西周的年代，都是從「干支紀日考」考出來的。可是，他們在「天文年歷」中已廢除了干支，卻是事實。他們一切追隨蘇聯，知道重視儒略周日，如「日曆」第五欄列有「儒略曆」，知去年一月一日，爲「二四三六二〇四、五」，以正午爲始，不用民間時而已。其實，此一月一日當作「二四三六二〇五」，相當干支「戊寅」，不應列不足半日之謬誤數字的。

儒略周日之應用甚廣，在七十餘年前，德國天文學家，奧泊爾子（Th. Von Oppolzer）氏作交食圖表（*Canonder Finsternisse*）推算八千日食，五千二百月食，上起西元前一二〇七年，下至西元後一一六三年，在此三千三百餘年間之日月食，均注出其儒略周日。民國二十三年朱文鑫作「歷代日食考」，所載史志中日食可考者，以「干支紀日」，對證奧氏表中「儒略周日」，無不密合。高平子先生曾作「史日長編」，以陳氏二十史朔閏表中每月朔日「干支」，易爲「儒略閏日」，極便檢查。我在港大三年整理舊作，成「中國年曆總譜」一書，合「干支紀日」「儒略周日」於一爐，即變吾國之短尺爲長尺，爲研考古史年曆之重要工具。豈不很好！

二

我的另一個信心，則是現代之天文科學。曆法不過是天文學實用的一旁枝而已。只要把宇宙問題，有了一些常識，對於銀河系的問題，九大行星的問題，地球繞日月繞地球的公轉，地球的自轉，日月食的原理，如果都能够在想像中有一個清楚的輪廓的話，那就應該把地球自轉一周，就是一天，這種事實，替他起一個干支的名子，這在中國不過近三千多年，有史可考的事情，這不是在天文學上最簡單而又毫無疑問的問題麼？所以我相信我們干支紀日是可靠的，而歷史上所記的天象，如日月交食、朔望等，皆是可以求得而且是絕對可信的天文證據了。

最足以增強了我對於現代天文科學工具之信念的，即去年四月十九日在臺北所親見之日環食。那時候我從香港返來，四

月十九那一天，我正在臺北縣的板橋鎮，忽然看見大街上，人人在仰視，乃取塗墨玻璃片仰視天空，見日光暗淡，中心全黑，僅周圍有白光如環形，即所謂「日環食」了。再看手錶上夏令時十二點一刻正。（乃東經一二〇度平時即中原標準時十一時十五分）。移時，日乃重光。及返臺北，檢查中華民國四十七年臺灣省氣象局編印之「天文日曆」，上面有預推此日環食之記錄：「四月十九日，環食始終或食甚」之時刻，為「始十一時十四分五十四秒，終十一時二十一分四十二秒」。「食分〇、九四」。我看此次日環食之時，在中原標準時十一時一刻，正是食甚之始，於是不能不驚佩現代天文科學的推算的精確了。有圖為證，見於四十八年「天文日曆」的底封面。我現在研究曆法，根據天文學上精確數字而推算的結果，當然也是極其準確可信的了。因此對於上古曆法研究的結果，頓時增強了自信心。

三

我們知道，太陰月每月的朔日，是天象的標準之一，古代雖用平朔，也是可以算出來的。在古代也是用日食和月食，對證曆法的。我們中國因為自古以來，用了「干支紀日」作為「量天尺」，又可以借用「儒略周日」，對證它，使干支紀日，變為長的「量天尺」，它又是絕對獨立的系統，又是記地球自轉最客觀最準確的尺量，我們絕對信任它，於是我們就可以請它替我們證明古代曆法。

證明歷法，須先明瞭曆法上的基本數字，而以干支紀日之編號，證其長期之日數，此非借用「儒略周日」不可。吾人今日已考定者為古四分術，古四分術則至於章部而止。其法：

一歲，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之一，名為「歲實」。一月，二十九日又九百四十分之四百九十九，名為「朔策」。一章，十九年，二百三十五月。一蔀，四章，七十六年，九百四十月，二七七五九日。

漢代以前的古四分術，應該是算至七十六年，歲月日皆有整數為止的。至於漢代的紀法，元法，乃為一紀，二十蔀，一千五

百二十年。一元，三紀，六十部，四千五百六十年。古以冬至爲歲首，朔旦爲日首，夜半爲日首，所謂「一紀」者，是甲子、朔旦、夜半、冬至、後起于甲子，卽整日共爲五五五八〇，乃是六十的倍數。所謂「一元」者，是甲子、朔旦、冬至、夜半、後起於歲之同一干支，卽歲共四五六〇年爲六十之倍數而已，上古是無此辦法的。故我所推求的古四分術，不及「紀」元」。

今由下而上，先證春秋曆爲古四分術。

春秋魯文公十五年，「六月辛丑朔，日有食之。鼓用牲於社」。此日食，見於奧泊爾子氏「交食圖表」，亦見於朱文鑫「歷代日食考」爲西元前六一二年儒略曆四月二十八日，儒略周日一四九八〇〇八，日全食，經過新疆至蒙古，魯都今曲阜時七時四五、五分，可見偏食。

又魯昭公七年「夏四月甲辰朔，日有食之」。

此日食見同前，爲西元前五三五年儒略曆三月十八日。日全食。經南洋羣島。曲阜時十三時四〇、四分。可見偏食。

我們算，文公十五年，六月至十二月之間有閏月，從六月朔到十二月晦，共爲八個月。作爲四個大月四個小月算，共爲二二六日。以下便是魯文公十六年的正月朔日丁酉了。又魯昭公七年的四月甲辰朔，減去三個月，作爲二大一小算，共八十九天，就是昭公六年的十二月乙亥晦了。詳列「干支」及「儒略周日」，如下：

西元前六一二己酉 魯文公十五年周六月辛丑朔日食 一四九八〇〇八

六一一庚戌 魯文公十六年周正月丁酉朔 一四九八二四四

五三六乙丑 魯昭公六年周十二月乙亥晦 一五二六〇〇二

五三五丙寅 魯昭公七年周四月甲辰朔日食 一五二六〇九一

這裏可以發揮量天尺的效率了。在春秋兩次日食之間，可以推算出文公十六年的年首干支是丁酉，儒略周日是「一四九八二四四」，昭公六年年尾，干支是乙亥，儒略周日是「一五二六〇〇二」。但知從丁酉到乙亥，很難算出是若干日，現在用丁酉和乙亥的編號數字來算，就可以馬上明白，一五二六〇〇二，減去一四九八二四四，加一，得數是二七七五九日，從六一一減五三六，加一，共為七十六年，這不正合于古四分術的一部，七十六年，九百四十個月，二七七五九日的日數了嗎？從兩個干支，可以算出他們相距的準確日數，不能不說是借用儒略周日的效用，也就是「量天尺」的效用了。

這話是七年以前的陳言了。在民國四十年五月十七日，那一天干支紀日是「丁巳」，儒略周日是「二四三三七八四」。我曾在聯合國中國同志會第二十二次座談會中，作一次約定講話，題目是「中國古曆與世界古曆」。有紀錄刊在大陸雜誌的二卷十期。後來又印在一本小冊子上，和高平子先生講的「論所謂世界曆」，共印一起，名曰「世界改曆問題」。這些久已變成陳蹟了。到今天（四十八年，一九五九年一月十二日「甲午」、二四三六五八一）。共有二千七百九十八天了。光陰過得真快，轉眼就是七年半了。在那次講論會中所講的內容，現在更增強了信念了。那時的主要工具，仍然是今天所講的「量天尺」。

爲了節省篇幅，我只有舉出一些要點，我們的大陸雜誌合訂本具在，讀者自己可以翻一翻。那篇文字分爲：

一、中國古曆

甲、由甲骨文文字可以證明的殷曆（一）武丁時十二月庚申月食和十三月（二）祖甲時正二兩個月曆日的鈔本（三）帝辛十祀的閏九月和十一祀正月丁酉朔（四）逸周書中周文王三十五祀正月乙亥的月食

根據上列的四個天文上的基點，推求出來的殷代曆法，列有一個詳表，就是把絕對獨立的而且不斷、不復、不錯的「干支紀日」，和「儒略周日」，作爲長時期計算的標準，現在所稱的新製量天尺，證明了殷代曆法是「古四分術」。

乙、由尚書和春秋可以證明的周曆

這是從真古文尚書中，武成、召誥、洛誥、顧命、畢命，證明西周初年施行的是「古四分術」。這幾篇尚書中的月日和月

相，是從漢代劉歆的「世經」，唐代一行的「大衍曆議」，均根據它以考證古曆，劉歆證「三統」，一行證「大衍」，卻不知道這也合於「古四分術」的法數。我的辦法是據武成的一月壬辰，向上推一個月又兩天，共三十二日，便是西元前一二一年周曆的年首，是武王元年周正月「庚申」朔「一三一五六二七」。據畢命的六庚月午，向下推二七日，是六月晦，再推五六一日（共一年半加一閏月，合計一九月），便是周曆年尾，康王十三周正十二月「戊午」晦，「一三三六四四五」。首尾共是二〇八一九日。這正合於古四分術的三章。

四分術：三章，五七年，七〇五月，二〇八一九·二五日。

日的小數·〇二五日，應該算在康王十四年的周正月朔日己未之內的。

關於以春秋魯文公十六年到昭公六年證魯曆，前一節已有詳細的說明了。願意研考這個問題的讀者，肯平心靜氣核算一次，倘能指出我的錯誤，那是最歡迎的。

四

還有一個問題，是由於「量天尺」的實用，足以證明我的「中國年曆總譜」數字的正確。問題是盧景貴氏「高等天文學」，第八二葉所受錄有西國諸大事及諸曆元表，表中有麥冬章迦里波菴。所列此兩項如下：

儒元	儒略曆	西元前	儒略周年	儒略周日
麥冬章	七月十五日	四三二	四二八二	一五六三八三一
迦里波菴	六月廿八日	三三四	四三八〇	一五九九六〇八

所謂「麥冬章」者，乃是雅典天文家麥冬（Meton）氏，公布其十九年之章法於世，其法以西元前四三二年七月十五日天文合朔為曆元，乃陰陽合曆，十九年，共二三五個太陰月。所謂迦里波菴者，乃是迦里波（Collippus）氏修正麥冬章法，而得七

十六年，九百四十月。此章法與蔀法，與我之章蔀，完全相同。今以「中國年曆總譜」對證之，見於上編二〇一葉在周考王九年乙酉，民元前三四三，西元前四三二，儒略周年四二八二，天文月辛未月卽周正八月，朔日甲辰，相當於儒略曆七月十五日，儒略周日「一五六三八三一」，正與盧氏表列麥冬章之數字全同。以天文合朔爲曆元，也得到了互證了。至於迦里波蔀之推求，原注云「皮阿所推，其曆元爲夏至」。查我的「中國年曆總譜」上編二一三葉，周顯王三十五年，丁亥，民元前二二四五，西元前三三四，儒略周年四三八〇，天文月丙午月，卽周正七月朔日丙午，儒略曆六月十三日，周日一五九九五九三。加以推算，則儒略曆六月廿八日，相當於是年周正七月十六日辛酉，儒略周日一五九九六〇八，更以儒曆換算格曆，求恆氣夏至，則西元前三〇一至五〇〇年之間，當減五日，卽夏至在格曆之六月廿三日，與今格曆之爲六月廿二日爲定氣夏至者，極近。此亦足證皮阿所推迦里波蔀以夏至爲曆元之準確，我的年曆總譜推排也同時準確了。這一對證，出於我本人意料之外，殆亦出西方天文學家意料之外的。至於我國的章法、蔀法，從殷周以來，已有以上各節所舉的考證，則中西古代曆法發達的先後，也可以不言而喻的。談「量天尺」的問題暫止於此。

（刊民國四十八年大陸雜誌十八卷三期）

殷曆譜的自我檢討

今天承聯合國中國同志會把第一百次的座談會讓我來講演，這樣大熱天，又勞動各位惠臨，都是非常感謝的！

提起殷曆譜這部書，我應該向大家敬致歉意！這是十年前在四川李莊手寫石印的，當時只印了二百部，所以在國內外很少流傳，現今存在臺灣的不多，我自己也只有一部稿本，不能給在座的各位先生閱看，我相信看過這部書的，一定很少，所以今天的講題，就未免太空洞。因為許多朋友熱心，要我講殷曆譜，也只好借此機會，把殷曆譜作一番自我的檢討，還希望在座的諸位先生，不吝指教。

殷曆譜這部書，雖然我曾下過十年研究工夫，在西川李莊，手寫了一年又八個月，印成了四大本，連圖表共佔有七十萬字的篇幅。在我看這算不得一回事，這只是「甲骨學」裏，研究方法進一步的一個小小的嘗試。若把甲骨文字的總數作十萬片計，這部書用的甲骨，九譜共約五百八十片，佔全部材料，不及千分之六。研究的結果，也不過殷代「年」與「曆」的兩個問題而已。如果我自己認為：我的一生，此一研究即是重要貢獻，即是重要著作，以此為滿足，實在有點瞧不起我自己。今天所講的，打算分為三段：一、先談甲骨學。二、殷曆譜是怎樣寫成的。三、十年來的自我檢討。

一 先談甲骨學

以金石學為例，當然甲骨文字的研究，也可以稱為「甲骨學」。不過甲骨文研究雖然有了五十多年的歷史，研究的中外學者雖已有二百八十九人，所作的專書論文，雖已有八百七十六種（據胡厚宣君三十八年的統計），實在還談不上已成為一門重要的學問。據我的看法，這一門學問，正規的研究，並沒有開始，在最近的二十年，剛剛摸出一點研究的途徑，這途徑尚在

試驗之中，第一步方法是「斷代」研究，第二步方法是「分派」研究。二十年來，大家已接受了第一步，在此一期間的論文，已和以前的大不同了。可是第二步方法，是在殷曆譜發表以來，許多人還未能接受。所以我覺得今天的甲骨學，研究的方法，還在試驗探求之中，有方法才能研究，能研究才有結果，這時候僅可以說是甲骨學的啓蒙時代，現在應該做的工夫，不外下列的四種：甲、總集材料，乙、綴合復原，丙、編製索引，丁、研究專題。下面約略談一談這四種方法。

甲、總集材料

截至今天爲止，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字，以片數計，總數量大大小小，不會超過十萬片的。我在去年寫過一篇「甲骨文材料的總估計」（大陸雜誌六卷十二期），估計的結果是如此。大概已見於著錄的共有四萬二千零五片（近承饒宗頤君校正爲三萬九千六百零四片），未著錄的約爲五萬四千一百十三片，總數是九萬六千一百十八片，十萬片只是舉一個整數而已。當然我們現在能見到的只是著錄的一少半，這其間近十年所發表的要佔多數。我常對朋友和同學們講，希望人人注意搜輯甲骨材料，無論多少，照像，摹寫，或墨拓，能够流傳一片是一片，這是甲骨學最基本的工作。在臺灣，研究甲骨學第一道難關，是甲骨文字的材料不易看見。我在民國三十年曾計劃把甲骨文字分期分類編纂起來，名爲「甲骨彙編」，全都由我摹寫，照原大小付石印，以供整理時拼合復原之用，北平圖書館長袁同禮先生願意替我刊印。當時我曾先作了一本，共一百葉，外有釋文考證一本，已送上海付印，以後停頓了，原稿也就一去不返，渺如黃鶴了。許多經我摹寫過的孤本，也都跟着犧牲掉。現在香港大學的饒宗頤教授，正編著一部「甲骨文匯編」，旨在集中資料，統一編號，除了殷虛文字甲乙編四冊所收的一萬三千零四十七片，不再重印之外，把其餘的所有已著錄的材料，影照、墨拓、摹寫，照甲乙編大小，一概編印，去偽去複，可得二萬九千三百九十片。這確是現今甲骨學界的重要工作，值得大書特書，向熱心甲骨學的朋友們報導的。

乙、綴合復原

綴合復原，是整理甲骨文字的第一步重要工作。以前的甲骨學者，偶然遇到可以綴合的殘片，莫不沾沾自喜，固然，這如果是比較重要的資料，在拼合以後，就可以得到不少新的知識。在民國二十八年，曾毅公君作過一本「甲骨綴存」，收了綴合的甲骨七十五片，聽說他最近擴充為「甲骨綴合編」，共得四百二十六版。現在看，這是應該做的而又極容易做的事。用斷代分期之法，再加以分類，範圍既小，復原的機會就多。大部分甲骨是出土在小屯村的，多數原是完整的，在出土時候被打破了，土人又分售到各地，現在集攏一起，如果懂了龜甲牛骨的組織，又能分期分類，可以接合的片子，自然易於破鏡重圓。還有同在一版而殘辭不相密接的，根據分派研究的標準，在新派的分類專用，固定地位，文例，文法，各項嚴密的組織之下，這是絕對可以做到的。例如我在殷曆譜祀譜二帝乙祀譜十四葉所錄的一塊復原的龜腹甲，原列殘辭四片，三片密接，一片在左上方，右上方我曾補了「癸酉五月甲戌寅虎甲彘羌甲」各要點，三十五年胡厚宣君摹寫本「戰後平津新獲甲骨集」，元嘉造象室所藏甲骨文字第二六二片，是龜甲的右上方，正和我所擬補的部分，文例，文法，地位，完全相合。這是研究甲骨學進一步的工夫，只能為知者道，不能與淺學者言的。

丙、編製索引

我在作殷曆譜時，為了摹寫第五期祭祀的卜辭，翻遍了所有的材料書，發現鐵雲藏龜一系，絕無第五期卜辭，才知道出土坑位是相當重要的（據考出是出在小屯村北劉家二十畝地內）。那時候我們發掘的材料還沒有印出來，檢查孫海波的「甲骨文編」是不够用的，這是甲骨學者所共有的感覺。二十年前曾見明義士先生擬編的甲骨索引，將每一卜辭所見的文字，分隸于每字之下，如一辭十字，必備十卡片，檢查甚為方便，但是積稿極多，因為工作繁重，終於未能完成。此法採自王襄，王

氏於民國九年作「簠室殷契類纂」一書，實爲甲骨字典的第一部，依說文分部編列，每字下摹抄全辭，頗便研考，惜不能註明出處，因其中多爲未見著錄的實物或拓本。且彼時材料尙少，還易於辦到。至十餘年後，明氏已不能爲之。今則著錄材料日多，卽以四萬片計，已屬不易着手。只有仍用商承祚係海波的成法，列出每字的書體及所見之出處，以供檢尋而已。現有臺大文學院的金祥恒君從事此項工作，成「甲骨文續編」十四卷，補孫書未收各項材料，其初稿所錄，已倍徙于「甲骨文編」，將來與孫書合而爲一，更加註饒宗頤氏發統一編號，則將是甲骨學界的重要索引工具，從事全部甲骨文研究，方便多多了。

丁、研究專題

研究專題發範圍甚爲廣泛。這裏我需要首先介紹研究的方法。所謂研究方法，應該分兩個步驟：

第一步的研究方法是「分期」。所謂「分期」，就是民國二十一年我所發表的「甲骨文斷代研究例」，分卜辭爲五期。這方法已爲治甲骨學者所採用了。用這方法最有成就的是胡厚宣君，他曾發表過論文五十四篇（據他的「五十年甲骨學論著目」），但是我們當時見到的第四期卜辭，往往誤列混入第一期。直到我寫殷曆譜時，才能分辨出來，所以我在殷虛文字乙編序文裏，就寫出來一段「揭穿了文武丁時代卜辭的謎」。分期的十個標準，在「甲骨學五十年」的第十篇裏，我也曾有所補充和刪改（見大陸雜誌四卷八至十期）。這是研究方法的第一步，走過的人比較多，可是未走過的人也還不少，譬如我的老友徐中舒，他在接到「殷曆譜」時，曾有信給我，說「曆學既鮮素食，而甲文方面欲自斷代以迄識別文字，得以自信無疑，亦覺非短期可望」。這是實情，他是第一步的研究方法斷代分期，還沒有能做到，所以不了解我的書。

第二步的研究方法是「分派」。所謂「分派」，乃是認識了文武丁時代卜辭的結果和整理五期祀典的啓示，這可以說，我在研究方面，又已邁進了一步。最初只是斷代分期，把帝乙帝辛時卜辭輯錄出來，找到了祀統祀系，找到了乙辛祀典的不同，找到了卜旬附記先祖名甲者的五種祭祀，寫成了帝乙帝辛兩個祀譜。在同時又發現了祖甲時代，也有同樣的卜辭，同樣的五